

<<镜花缘>>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镜花缘>>

13位ISBN编号：9787806652879

10位ISBN编号：7806652876

出版时间：2004-6

出版时间：岳麓书社

作者：李汝珍

页数：44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镜花缘>>

内容概要

班志称小说家流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立稗官使称说之，此古义也。乃坊肆所行杂书，妄题为第几才子，其所描写，不过浑敦穷奇面目。

即或阐扬盛节，点缀闲情，又类土饭尘羹，味同嚼蜡，余尝目为不才子，似非过论。

昔王临川答曾南丰书，谓小说无所不读，然后能知大体；而《续文献通考》《经籍》一门，亦采及《琵琶》、《荆钗》，岂非以其言孝言忠，宜风宜雅，正人心，厚风俗，合于古者稗官之义哉！《镜花缘》一书，相传北平李氏以十馀年之力成之，观者咸谓有益风化。

惜向无铸本，传抄既久，鲁鱼滋甚。

近有同志辑而付之梨枣。

是书无一字拾他人牙慧，无一处落前人窠臼。

枕经胙史，子秀集华，兼贯九流，旁涉百戏，聪明绝世，异境天开。

即饮程乡千里之酒，而手此一编，定能驱遣睡魔，虽包孝肃笑比河清，读之必当喷饭。

综其体要，语近滑稽，而意主劝善。

且津逮渊富，足裨见闻。

昔人称其正不入腐，奇不入幻，另具一副手眼，另出一种笔墨，为虞初九百中独开生面、雅俗共赏之作。

知言哉！辄述此语，以质之天下真才子、喜读是书者。

悔修居士石华撰。

## &lt;&lt;镜花缘&gt;&gt;

## 书籍目录

第一回 女魁星北斗垂景象 老王母西池赐芳筵第二回 发正官花仙顺时令 定罚约月姊助风狂第三回 徐英公传檄起义兵 骆主簿修书寄良友第四回 吟雪诗暖阁赌酒 挥醉笔上苑催花第五回 俏宫娥戏嘲枇皮树 武太后怒贬牡丹花第六回 众宰承宣游上苑 百花获谴降红尘第七回 小才女月下论文科 老书生梦中闻善果第八回 弃嚣尘结伴游寰海 觅胜迹穷踪越远山第九回 服肉芝延年益寿 食朱草入圣超凡第十回 诛大虫佳人施药箭 搏奇鸟壮士奋空拳第十一回 观雅化闲游君子邦 慕仁风误入良臣府第十二回 双宰辅畅谈俗弊 两书生敬服良箴第十三回 美人入海遭罗网 儒士登山失路途第十四回 谈寿天道经聂耳 论穷通路出无肠第十五回 喜相逢师生谈故旧 巧遇合宾主结新亲第十六回 紫衣女殷勤问字 白发翁傲慢谈文第十七回 因字声粗谈切韵 闻雁唳细问来宾第十八回 辟清谈幼女讲义经 发至论书生尊孟子第十九回 受女辱潜逃黑齿邦 观民风联步小人国第二十回 丹桂岩山鸡舞镜 碧梧岭孔雀开屏第二十一回 逢恶兽唐生被难 施神枪魏女解围第二十二回 遇白民儒士听奇文 观药兽武夫发妙论第二十三回 说酸话酒保咬文 讲迂谈腐儒嚼字第二十四回 唐探花酒楼闻善政 徐公子茶肆叙衷情第二十五回 越危垣潜出淑士关 登曲岸闲游两面国第二十六回 遇强梁义女怀德 遭大厄灵鱼报恩第二十七回 观奇形路过翼民郡 谈异相道经豕喙乡第二十八回 老书生仗义舞龙泉 小美女衔恩脱虎穴第二十九回 服妙药幼子回春 传奇方老翁济世第三十回 觅蝇头林郎货禽鸟 因恙体枝女作螟蛉第三十一回 谈字母妙语指迷团 看花灯戏言猜哑谜第三十二回 访筹算畅游智佳国 观艳妆闲步女儿乡第三十三回 粉面郎缠足受困 长须女玩股垂情第三十四回 观丽人女主定吉期 访良友老翁得凶信 .....

## &lt;&lt;镜花缘&gt;&gt;

## 章节摘录

书摘 话说多九公指着九头鸟道：“此鸟古人谓之‘鸬鹚’，一身逆毛，甚是凶恶；不知凤凰手下那个出来招架？”登时西林飞出一只小鸟，白颈红嘴，一身青翠，走至山冈，望着九头鸟鸣了几声，宛如狗吠。

九头鸟一闻此声，早已抱头鼠窜，腾空而去。

此鸟退入西林。

林之洋道：“这鸟为甚不是禽鸣，倒学狗叫？俺看他油嘴滑舌，南腔北调，到底算个甚么！可笑这九头鸟枉自又高又大，听得一声狗叫，他就跑了。

原来小鸟这等利害！”多九公道：“此禽名叫‘鸿鸟’，又名‘天狗’。

这九头鸟本有十首，不知何时被犬咬去一个，其项至今流血。

血滴人家，最为不祥。

如闻其声，须令狗叫，他即逃走。

因其畏犬，所以古人有‘捩狗耳襁之’之法。

”只见鹈鹕林内撵出一只驼鸟，身高八尺，状似囊驼，其色苍黑，翅广丈余，两只驼蹄，奔至山冈，吼叫连声。

西林也飞出一鸟，赤眼红嘴，一身白毛，尾长丈二，身高四尺，尾上有勺，其大如斗，走至山冈，与驼鸟斗在一处。

林之洋道：“这尾上有勺的倒也异样。

俺们捉几个送给无肠国，他必欢喜。

”唐敖道：“何以见得？”林之洋道：“他们得了这鸟，既可当菜大嚼，再把尾子取下作为盛饭盛羹的勺子，岂不好么？”唐敖道：“怪不得古人言：‘驼鸟之卵，其大如瓮。

’原来其形竟有如许之大！这尾上有勺的，他比驼鸟，一个身高八尺，一个身高四尺，大小悬殊，何能争斗？岂非自讨苦么？”多九公道：“此鸟名唤‘鸚勺’。

他既敢与驼鸟相斗，自然也就非凡。

”鸚勺斗未数合，竖起长尾，一连几勺，打的驼鸟前撵后跳，声如牛吼。

东林又跳出一只秃鹫，身高八尺，长颈身青，头秃无毛，撵至山冈。

林之洋道：“忽然闹出和尚来了。

”西边林内也飞出一鸟，浑身碧绿，一条猪尾，长有六丈，身高四尺，一只长足，跳跃而出。

撵至山岗，抡起猪尾，如皮鞭一般，对着秃鹫一连几尾，把个秃头打的鲜血淋漓，吼叫连声。

林之洋道：“这个和尚今日老大吃亏，怪不得大人国的和尚不肯削发，他怕秃头吃苦。

”多九公道：“原来‘肢踵’出来争斗。

他这猪尾，随你勇鸟也敌他不过，看来鹈鹕又要大败了。

”那边百舌早已飞回东林；秃鹫被打不过，腾空而去；驼鸟两翅受伤，逃回本林。

只听鹈鹕大叫几声，带着无数怪鸟，奔至山冈。

西林也有许多大鸟飞出，登时斗成一团。

那鸚勺抡起大勺，跛踵舞起猪尾，二起一落，打的落花流水。

正在难解难分，忽听东边山上，犹如干军万马之声，尘土飞空，山摇地动，密密层层，不知一群甚么狂奔而来。

登时众鸟飞腾，凤凰鹈鹕，也都逃窜。

三人听了，忙躲桐林深处，细细偷看。

原来是群野兽从东奔来。

为首其状如虎，一身青毛，钩爪锯牙，弭耳昂鼻，目光如电，声吼如雷；一条长尾，尾上茸毛，其大如斗；走至凤凰所栖林内，吼了两声，带着许多怪兽，浑身血迹，撵了进去。

随后一群怪兽赶来，也是血迹淋漓，走至鹈鹕所栖林内，也都撵人。

为首一兽，浑身青黄，其体似麋，其尾似牛，其足似马，头生一角。

唐敖道：“请教九公，这个独角兽自然是麒麟；西边那个青兽可是狻猊？”多九公道：“西林正是狻猊

## &lt;&lt;镜花缘&gt;&gt;

，大约又来骚扰，所以麒麟带着众兽赶来。

”只见狻猊喘息片时，将身立起，口中叫了两声。

旁边撵出一只野猪，扇着两耳，一步三摇，倒象奉令一般，走到跟前，将头伸出，送到狻猊口边；狻猊嗅了一嗅，吼了一声，把嘴一张，咬下猪头，随将野猪吃入腹中。

林之洋道：“这个野猪，据俺看来，生的甚觉慳吝，那肯真心请客。

他的意思，不过虚让一让，那知狻猊并不推辞，竟自啖了。

原来狻猊腹饥，大约吃饱就要争斗了。

”正自指手画脚，谈论狻猊，不意手中那个细鸟，忽又鸣声震耳，连忙用手乱摇，那肯住声。

狻猊听了，把头扬起，；顺着声音望了一望，只听大吼一声，带着许多怪兽，一齐奔来。

三人吓的四处奔逃。

多九公喊道：“林兄!还不放枪救命，等待何时!”林之洋跑的气喘嘘嘘，弃了细鸟，迎着众兽放了一枪。

虽然打倒两个，无奈众兽密密层层，毫不畏惧，仍旧奔来。

多九公道：“我的林兄!难道放不得第二枪么!”林之洋战战兢兢，又放一枪。

好象火上浇油，众兽更都如飞而至。

林之洋不觉放声哭道：“只顾要看厮杀，那知狻猊腹饥，要吃俺肉!无臂国以土当饭，他是以人当饭!俺闻秀才最酸，狻猊如怕酸物倒牙，九公同妹夫还可躲这灾难，就只苦杀俺了!顷刻就到跟前，只要把口一张，就吞到腹中!这狻猊肚肠不知可象无肠国?但愿吞了随即通过，俺还有命；若不通过，存在里面，就要闷杀了!”唐敖正朝前奔，只觉身后鸣声震耳，回头一看，狻猊相离不远，竟向身后扑来。

不由手慌脚乱，无计可施，说声“不好”，一时着急，将身一纵，就如飞舞一般，撵在空中。

众兽都向多、林二人扑去。

二人惟有叫苦，左右乱跑。

忽听山冈上呱刺刺如雷鸣一般，响了一声，一道黑烟，比箭还急，直奔狻猊，狻猊将身纵起，方才躲过；转眼间，又是一声响亮，狻猊躲避不及，登时打落山上。

众兽撒了多、林二人，都来维护狻猊。

只听呱刺刺、呱刺刺响亮连声，黑烟乱冒，尘土飞空，满山响声不绝，四处烟雾迷漫。

那个响声，如雨点一般，滚将出来，把些怪兽打的尸横遍地，四处奔逃，霎时无踪。

麒麟带着众兽，也都逃窜。

唐敖落下，林之洋跑来道：“妹夫当日吃了蹊空草，撵的高高的，有处躲避，竟把俺们撇了!幸亏俺有枪神救命，若不遇着枪神，只怕俺同九公久已变成狻猊的浊气了。

”唐敖道：“当日小弟在东口山，手捧石碑，还能撵空，今日若将二位驮在肩上，大约也可撵高，无奈你们相离过远，狻猊紧跟身后，那里还敢迟延。

舅兄只顾要将细鸟带回船去，刚才被他这阵乱叫，以致众兽闻风而至，几乎性命不保。

”多九公也走来道：“这阵连珠枪好不厉害!若非打倒狻猊，众兽岂能散去。

此时烟雾渐散，我们前去找那放枪之人，以便拜谢。

”唐敖道：“敝处所用器具甚多，无如贵邦钢铁甚少，无从措办。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今既一无所有，纵使大禹重生，亦当束手。

幸而我们船中带有钢铁，制造尚易。

第河道一时挑挖深通，使归故道，施工甚难。

盖堤岸日积月累，培壅过高，下面虽可深挑，而出土甚觉费事，倘能集得数十万人夫，一面深挑，一面去其堤岸，使两岸之土不致壅积，方能易于蒺事。

不知人夫一时可能齐集?”国舅道：“若讲人夫，贵人只管放心。

此地河道，为患已久，居民被害已深，闻贵人修治河道，虽土商人等，亦必乐于从事；况又发给工钱饭食，那些小民，何乐不为?但还有一事：昨日所看此河东首刷淤之处，贵人曾言彼处当年办理不善，以致淤沙停积，水无去路，故不时为患。

其受病之由，尚求指教。

## &lt;&lt;镜花缘&gt;&gt;

”唐敖道：“凡河有淤沙，如欲借其水势顺溜刷淤，那个河形必须如矢之直，其淤始能顺溜而下。昨看那边河道到了刷淤之处，河路不直，多有弯曲，其淤遇弯即停，何能顺溜而下？再者，刷淤之处，其河不但要直，并且还要由宽至窄，由高至低，其淤始得走而不滞。

假如西边之淤要使之东去，其西边口面如宽二十丈，必须由西至东，渐渐收缩，不过数丈。

是宽处之淤，使由窄路而出，再能西高东低，自然势急水溜，到了出口时，就如万马奔腾一般，其淤自能一去无余。

今那边刷淤之处，不但处处弯曲，而且由窄至宽，事机先已颠倒，其意以为越宽越畅；那知水由窄处流到宽处，业已散漫无力，何能刷淤？无怪越积越厚，水无去路了。

”国舅连连点头道：“贵人高论，胜如读《河渠书》、《沟洫志》。

但开工吉期，定在何时？以便启奏国主，谕令该管各官早为预备。

”唐敖道：“此时必须先造器具。

明日国舅多派工匠过来。

俟器具造齐，再择吉期开工。

”国舅点头，即命随从速传工匠，明早伺候；并多派人役，听候差遣。

说罢别出。

唐敖将器具样儿画了，并托多九公照应把铁发来。

次日，许多工人传到，唐敖把样儿取出，一一指点，登时开炉打造。

众工人虽系男装，究竟是些妇女，心灵性巧，比不得那些蠢汉，任你说破舌尖，也是茫然。

这些工人只消略为指点，全都会意。

不过两三日，都造齐备。

择了开工吉期。

是日，国舅同至河边。

唐敖命人逐段筑起土坝。

先把第一段之水车到第二段坝内，即将第一段挑挖深通；就把第二段土坝推倒，将水放入第一段新挑深坑之内，再挑第二段。

逐段都动起工来，总是尽力深挑。

后来所挖之土，一时竟难上岸，仍命工人把筐垂入坑内，用辘轳搅上，每取土一筐，要费许多气力。

好在众百姓年年被这水患闹怕，此番动工，举国之人，齐来用力，一面挑河，一面起堤，不上十日，早已完工。

又把各处来源去路，也都挑挖疏通。

这里唐敖指点监工，那众百姓见他早起晚归，日夜辛勤，人人感仰。

早有几个老者出来攒凑银钱，仿照唐敖相貌，立了一个生祠；又竖一块金字匾额，上写“泽共水长”四个大字。

此事传入宫内，早有一位世子把这情节对林之洋说了。

原来林之洋那日同国王成亲，上了牙床，忽然想起：“当日在黑齿国，妹夫同俺顽笑，说俺被女儿国留下，今日果然应了。

这事竟有预兆。

那时九公曾说：‘设或女儿国将你留下，你却怎处？’俺随口答道：‘他如留俺，俺给他一概弗得知。’这话也是无心说出，其中定有机关。

今日国王既要同俺成亲，莫若俺就装作木雕泥塑，给他一概弗得知，同他且住几时，看他怎样。

”因存这个主见，心心念念，只想回家，一时想起妻子，身如针刺，目似涌泉。

又想自从到此，被国王缠足、穿耳、毒打、倒吊，种种受辱，九死一生。

这国王恁般狠毒，明是冤家对头，躲还躲不来，怎敢亲近！如此一想，灯光之下，看那国王虽是少年美貌，只觉从那美貌之中，透出一股杀气；虽不见他杀人，那种温柔体态，倒象比刀还觉利害。

越看越怕，惟恐日后命丧他手，更是心冷如冰，体软如绵，一连两夜，国王费尽心机，终成面饼。

虽觉扫兴气恼，因河道一事，究竟牵挂，不敢把他奈何。

后来同国舅议定治河一事，想来想去，留此无用，只得将他送归楼上，索性把缠足、抹粉一切工课也

<<镜花缘>>

都蠲了。

林之洋得了这道恩赦，虽未得归故乡，暂且脚下松动。

就只不知将来可能放归，又不知前日众百姓为何喧闹，细问宫娥，都是支吾。

.....

<<镜花缘>>

媒体关注与评论

石华序班志称小说家流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立稗官使称说之，此古义也。乃坊肆所行杂书，妄题为第几才子，其所描写，不过浑敦穷奇面目。

即或阐扬盛节，点缀闲情，又类土饭尘羹，味同嚼蜡，余尝目为不才子，似非过论。

昔王临川答曾南丰书，谓小说无所不读，然后能知大体；而《续文献通考》《经籍》一门，亦采及《琵琶》、《荆钗》，岂非以其言孝言忠，宜风宜雅，正人心，厚风俗，合于古者稗官之义哉！《镜花缘》一书，相传北平李氏以十馀年之力成之，观者咸谓有益风化。

惜向无铸本，传抄既久，鲁鱼滋甚。

近有同志辑而付之梨枣。

是书无一字拾他人牙慧，无一处落前人窠臼。

枕经胙史，子秀集华，兼贯九流，旁涉百戏，聪明绝世，异境天开。

即饮程乡千里之酒，而手此一编，定能驱遣睡魔，虽包孝肃笑比河清，读之必当喷饭。

综其体要，语近滑稽，而意主劝善。

且津逮渊富，足裨见闻。

昔人称其正不入腐，奇不入幻，另具一副手眼，另出一种笔墨，为虞初九百中独开生面、雅俗共赏之作。

知言哉！辄述此语，以质之天下真才子、喜读是书者。

悔修居士石华撰。



## &lt;&lt;镜花缘&gt;&gt;

## 编辑推荐

班志称小说家流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立稗官使称说之，此古义也。

乃坊肆所行杂书，妄题为第几才子，其所描写，不过浑敦穷奇面目。

即或阐扬盛节，点缀闲情，又类土饭尘羹，味同嚼蜡，余尝目为不才子，似非过论。

昔王临川答曾南丰书，谓小说无所不读，然后能知大体；而《续文献通考》《经籍》一门，亦采及《琵琶》《荆钗》，岂非以其言孝言忠，宜风宜雅，正人心，厚风俗，合于古者稗官之义哉！《镜花缘》一书，相传北平李氏以十馀年之力成之，观者咸谓有益风化。

惜向无铸本，传抄既久，鲁鱼滋甚。

近有同志辑而付之梨枣。

是书无一字拾他人牙慧，无一处落前人窠臼。

枕经胙史，子秀集华，兼贯九流，旁涉百戏，聪明绝世，异境天开。

即饮程乡千里之酒，而手此一编，定能驱遣睡魔，虽包孝肃笑比河清，读之必当喷饭。

综其体要，语近滑稽，而意主劝善。

且津逮渊富，足裨见闻。

昔人称其正不入腐，奇不入幻，另具一副手眼，另出一种笔墨，为虞初九百中独开生面、雅俗共赏之作。

知言哉！辄述此语，以质之天下真才子、喜读是书者。

悔修居士石华撰。

<<镜花缘>>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